

經部

簡端錄卷四

明　邵寶　撰

書凡八十一

書以道政事仲尼刪書豈徒以文乎哉篇有一大義焉其間小節目不論也是故典謨禪繼也湯誥牧誓征伐也太甲遷也大誥攝也顧命終也康王之誥始也他篇準是盍無無義者

右堯典曰若稽古之簡

堯之典為天下作也放勲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天下之功也本諸身曰克明俊德自於家曰九族既睦皆為時雍言之也克能也既已也盡也

右堯典克明俊德之簡

天有象有數欽若而歷象之歷也以天象也以天而已無與焉是謂欽若

右堯典乃命羲和之簡

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民之事也而有令於歷在民者與在歷者合乎否歟非平秩則何以驗之

右堯典平秩東作之簡

天與日會為歳十二月日與月會之期也天與日違為日十二時日與月違之度也

右堯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簡

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歳閏之置堯非得已也魯史用周正具於歳時大矣仲尼獨能無情哉故曰夏時冠周

月君子之論允矣

右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歳之簡

否不通音義皆然非訓否為不通也吾聞之師云人倫之權聖人行之不待變而後通者其唯堯乎𦙍焉而廢權父子也側焉而揚權君臣也二女並降權夫婦也貳室迭賔權朋友也乃若升陑誓牧遷桐辟管則變而後通者也故曰其唯堯乎

已上並堯典明明揚側陋之簡

舜壯而鰥頑嚚者制焉爾也人道始夫婦而闕焉可乎二女於是乎嬪女行而娣姪從禮亦有之雖然非堯則莫之能行也或以為絶人之事亦過矣

右堯典嬪于虞之簡

六宗何神也或曰天神或曰地祇或曰人鬼吾取天神焉知然者以序以名上帝之下山川之上非天神而何益祭帝于郊而凡天之神皆從與享焉故曰以序孝經有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以祭帝名猶郊以

祭天名也故曰以名吾取天神焉者以此雖然為天神之說者多矣曰日月星辰曰乾坤六子曰天地四方曰四時寒暑曰水旱曰風雨若是者則何主夫神亦不出乎是矣乃若其數與名今之說固不能合乎古之說也

右舜典禋于六宗之簡

誠則明誠則公所謂成已也八元舉則舉四凶誅則誅所謂成物也禮焉樂焉刑焉政焉流焉放焉殛焉竄焉所謂時措之宜也

右舜典四罪而天下咸服之簡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益刑法總志也簡而盡焉如此非古志其孰能與於此

右舜典象以典刑之簡

黃鍾聲氣之元也黃鍾定而后諸律定為律而求應於時之黃鍾五季王朴之陋也絃柱以凖律便則便矣朴之鑿也雖然朴亦精巧人哉

右舜典同律度量衡之簡

古者律和聲和以天也王朴依京房爲律準是以絲和聲也今用之近乎人矣古今之樂其所以異者在此五聲主清濁六律主高下聲同而律異則高下以調律同而聲異則清濁以別衡以辨之從以第之而天下無不定之音矣

已上並舜典律和聲之簡

舜老而禹攝舜之出非巡狩也陟方於是乎書凡帝王之出皆曰狩舜既倦勤而禪焉其南遊者葢不

與乎天下也曰巡狩者葢書法然耳孔子曰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謂在位時也況既禪乎禪而復與焉是二天子也而異說於是乎起矣史記曰巡狩書曰陟方書法固殊也强而同之何居陟禹之跡方行天下洛誥字義葢有同此者矣不必引他書也

右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之簡

熙明也不明則疑疑謀勿成而用其明所謂惟熙也謀涉有為志出無作

右大禹謨疑謀勿成之簡

堯之水說者謂開闢以來未有治之者故不得其道而若是烈也天下之生久矣歷三皇氏未聞懷襄昏墊之為害也何獨至於堯而後然歟此天地之大變變通之會其當斯時乎以粒易鮮以居易巢斯所謂通變宜民者也非水之治其何以及此是故洪水一亂也化懷襄而平成轉昏墊而敘且歌豈非開萬世之治乎易曰雲雷屯水哉水哉所以啓君子之經綸者大矣而況恒雨

積焉諸山洩焉當是時水固有異於常者而汛以災異

配湯之旱云者殆儒生之常談也夫

右大禹謨洚水儆予之簡

危微以衆人言之聖人否小人亦否聖人著乎微而安

乎危小人危而陷焉微而亡焉者也

人心私心也道心公心也人有二心乎無二心而有二

幾幾生於心者也不謂之心謂之何哉有物我為私無

物我為公

已上並大禹謨人心惟危之簡

中者物乎物而不以已參焉者也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不執而後能執

右大禹謨惟精惟一之簡

好盟好之好出乎好則入乎戎矣出乎戎則入乎好矣天下之物反覆之速者莫大於戎好故以為謹言之戒

右大禹謨惟口出好興戎之簡

攝其事而未陟其位舜於堯然禹於舜亦然故曰若帝

之初益謂夫居攝之體非謂夫受終之禮也

右大禹謨正月朔旦之簡

七旬有苗格如其未格將遂已乎將復徂征乎至誠無息悠久而物成舜猶天也風雨霜露天何心焉雖然人固有成乎天者故益之言為賛而分北繼之

右大禹謨七旬有苗格之簡

允迪厥德猶克明俊德也奚獨以謨明弼諧言之典主君道謨主臣道易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益於明且諧

而盡矣若夫惇叙勵翼至于可遠則固君道也所謂既睦昭明於變何以異此哉

右臯陶謨允迪厥德之簡

知人難矣抑有道焉亦惟以九德求之驗諸事實而已二亦之為言葢有所承云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右臯陶謨亦行有九德之簡

有德而才不足者有矣未有無德而有才者也無德而

有才不謂之才是故九德咸事則俊乂在官人君惟德之用則才在其中矣才所以治天下之事者也求才於才不若求才於德古之知人能官人者如此

右皐陶謨曰宣三德之簡

舜嘗稱禹不矜不伐今觀益稷載禹之言乃若自叙其績焉者何也為國盡瘁不知力之出於已也為君盡規不知言之出於已也述往圖終君臣一體於是乎見之

右益稷烝民乃粒之簡

帝何吁乎禹禹以安止歸重於君帝以弼直專望於臣故吁之吁之不足又反覆歎咏之其詞吁其意則都

右益稷帝曰吁臣哉鄰哉之簡

十二章皆象物獨黻也有象而無物何居黼黻之施於繪事尚矣黼取其斷黻取其辨葢古之遺繪也繡於裳自舜始其象與義葢取諸此

右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之簡

五言之出者雅頌之謂也五言之納者風謡之謂也樂

以言成聽言所以審樂也

右益稷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之簡

四鄰晝乎臣之辭也前是曰四目曰四聰後是曰四輔意皆如是蓋大臣率以弼直其道無他惟曰欽而已四鄰之弼直皆大臣之責也雖然欽以率之而猶有不然者故有庶頑讒說之慮

右益稷予違汝弼之簡

惟帝時舉與詩維天子使意同蓋人才之盛如此

右益稷禹曰俞哉之簡

堯有天下老而傳焉以子則朱以賢則舜舍子傳賢事亦大矣舜有一毫之弗堯若也是堯負天下也故禹戒舜有無若丹朱傲之說

右益稷無若丹朱傲之簡

臯陶之象刑非必以于苗也惟明于天下而風動於苗理則有固然者矣苗豈無人心者哉德以化天下無間於苗刑以示天下亦無間於苗此帝舜待苗之意也

右益稷臯陶方祗厥叙之簡

禹非自叙其績于以見苗頑之實耳苗之頑所謂堯舜猶病者也而其心固未嘗忘且外之也堯往矣舜不念可乎此禹之所謂憂也

右益稷苗頑不即工之簡

王者之後稱公稱賓丹朱在廟其位奚若周建微子為上公而春秋凡會先宋位則定矣朱與羣后德讓其諸一時之儀歟不然虞一時也周一時也其禮固有不同

者矣

右益稷虞賔在位之簡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豈惟蓍龜哉秬黍之於律吕也亦然天地變化聖人象之豈惟卦爻哉律吕之於聲樂也亦然是故有至德斯有至樂和之至也鳳凰靈鳥和氣所生其來儀也有使之者乎非至和不足以與此

右益稷簫韶九成之簡

同聲相應天地閒有萬聲焉毫釐有差求應難矣鳳儀

獸舞應之妙也

右益稷鳳凰來儀之簡

載始及修至于皆言施功也諸州言施功例諸此厎績至于皆言成功也諸州言成功例諸此諸州多言成功不言施功者本諸此

右禹貢冀州既載壺口之簡

厥賦下下書法之常也變而言貞聖經所以為訓也微哉遠乎

右禹貢兗州厥賦貞之簡

桑土蠶以物知土陽鳥居以物知水

右禹貢揚州陽鳥攸居之簡

彭蠡可居陽鳥彭蠡之治也震澤以定為治治水無常

隨其所在而求無害焉斯已矣

右禹貢揚州震澤厎定之簡

前乎此者江漢未合水勢未可知也後乎此者江漢既

合水勢不必言也是故朝宗一書于荊而江漢之水勢

於是乎定

右禹貢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之簡

九江即今之洞庭乎洞庭九江之淵也書九江殷言洞庭治也洞庭之治原于九江之殷而極于雲夢之土乂

洞庭九江之委雲夢洞庭之溢

右禹貢荆州九江孔殷之簡

地同而勢有高下或治而土或治而乂故曰雲土夢作乂雲夢之治也以洞庭其不治也亦以洞庭洞庭溢而

淫則雲夢不治道而流則雲夢治

雲夢澤歟非澤也非澤而以為澤何居雲夢皆土也當是時洪水懷山襄陵何有於雲夢哉水聚焉而為澤固名之宜也於是而土焉於是而乂焉雲夢之宜也不然宜澤而土且乂其將能乎縱能之其得謂之行所無事乎周職方荆州澤曰雲夢蓋兼洞庭有之

已上並禹貢荆州雲土夢作乂之簡

九江大龜亦貢也特書焉何也前知神物大疑是稽重

其事必異其禮書法云乎哉書法云乎哉

右禹貢荆州九江納錫大龜之簡

賦錯出者他州無與焉升降之說非是

右禹貢梁州厥賦下中三錯之簡

江水與彭蠡接漢在江之西似無與於彭蠡也然成乎

匯之力者江與漢合則加力焉故匯于漢言之

右禹貢東匯澤為彭蠡之簡

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

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
匯言其外也彚言其内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葢
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
彭蠡自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
蠡所入為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
合茫然一水唯見其為江也不見其漢也故曰中江曰
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
者非是餘干張克修云寶亦云

右禹貢岷山導江之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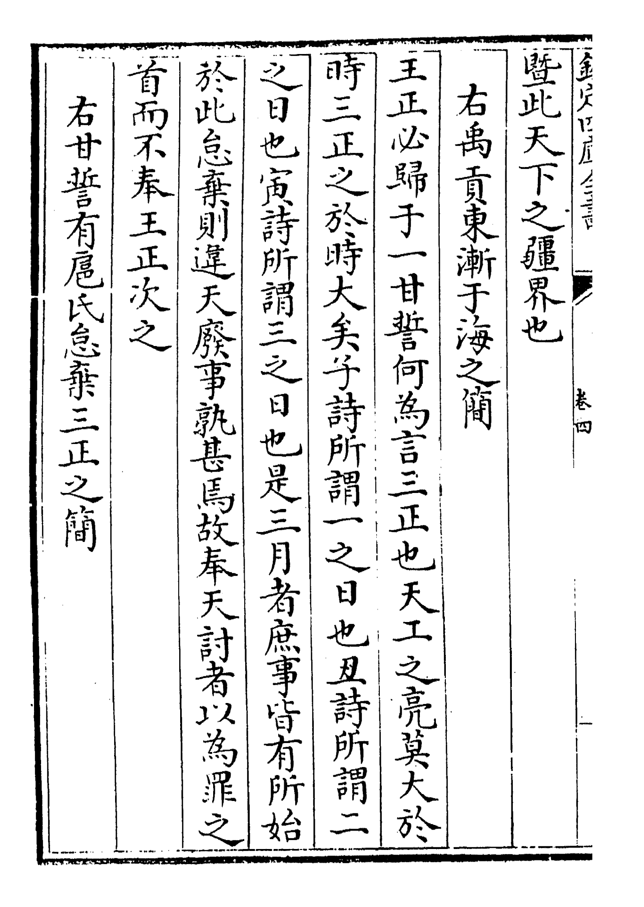
鳥鼠同穴孔疏之說其必有所從來矣益物之性然亦何足怪哉

右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之簡

塗山之會玉帛萬國土姓之賜久矣水土既平申之咸之政固不能不先也

右禹貢錫土姓之簡

禹貢九州皆有疆界天下獨無疆界乎東漸西被朔南



曁此天下之疆界也

右禹貢東漸于海之簡

王正必歸于一甘誓何為言三正也天工之亮莫大於時三正之於時大矣子詩所謂一之日也丑詩所謂二之日也寅詩所謂三之日也是三月者庶事皆有所始於此怠棄則違天廢事孰甚焉故奉天討者以為罪之首而不奉王正次之

右甘誓有扈氏怠棄三正之簡

予則云者在軍則制命在予益權也非常法也故甘誓云湯誓亦云

右甘誓予則孥戮汝之簡

五子之歌所謂其兄闗弓垂涕泣而道之者也詩可以怨於是焉觀

右五子之歌五子咸怨之簡

無慙德不足以為聖有慙德不足以為君是故仲虺之告不得不作慙為天下慙誥為天下誥也

右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之簡

風愆在卿士邦君有喪亡之禍况王乎不斥王而有位之儆重輔也不訓有位而蒙士之訓重豫也

右伊訓制官刑之簡

遷桐禮乎禮之變也墓藏體魄即遠而無退孝子專精於廟享禮也而墓焉是宫於禮何有雖然禮之變也禮變於不得已此之謂乎是故遷桐處其變諒闇處其常

右太甲王徂桐宫居憂之簡

視明則遠故曰視遠惟明聽聰則德故曰聽德惟聰

右太甲奉先思孝之簡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吾道一以貫之之意也

協于克一何以不言心一即心也易咸之九四言貞而不言心亦此意心一於理而无心心之正也若憧憧往來之私則何一之可協乎協之而猶判渙猶不一也故言一而必曰克

已上並咸有一德德無常師之簡

不當遷而遷則不從者為是於是而加罪焉是罰其所不當罰也此謂非罰當遷而遷則不從者為非於是而不加罪焉是不罰其所當罰也此謂非德

右盤庚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之簡

此道路之令也顛越不恭闒也暫遇姦宄盜也劓刑也殄滅之殺也

右盤庚乃有不吉不迪之簡

亳地依山勢始居之其後屢遷而湯復居焉故曰多于

前功多多之也多之猶言大之非以此加彼之言也

右盤庚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之簡

說命三篇萬世立相之法也匹夫為天子自舜始匹夫為相自說始相非必匹夫茍賢矣雖匹夫可也審象旁求於是乎書

右說命乃審厥象之簡

求相於巖無常典立相於朝有常禮書曰爰立則接之見之咨之詢之固在其中矣益書法固然非省文也立

相不言王天下之相與天下共立之也師則自得故曰

王置

右說命爰立作相之簡

戒而不允猶不戒也允而不明猶不允也戒兹句允兹

句克明句

右說命惟口起羞之簡

此求言也惟啓乃沃

右說命啓乃心之簡

王忱不艱克艱也不艱以克艱故

右説命非知之艱之簡

多聞益兼今古言之故下專言古訓

右説命人求多聞之簡

遜志而時敏此斆於人者也未及乎自學也然斆學相半者也既斆矣須自致其力焉故曰念終始典于學或曰半須自得釋語也非吾儒之言也不曰自致其力乎儒釋毫釐之辨正在於此

學記論學故引說命之言釋說命者乃復因學記而附會焉故其說鑿其意迂君固有師道然教人非其事也傳說初相告其君者不以政而以學此相道之精微也不以政而言教何居

敎人曰斆敎於人亦曰斆遜志時敏受教者之所有事也所謂半也說者曰半須自得予曰半須自力須自得者近於禪須自力者非禪也

已上並說命惟斆學半之簡

遜志時敏允懷而念終始學于古訓者如此所謂祖述堯舜也然必監先王成憲焉而後可以無愆此則所謂憲章文武者合內外貫古今聖學其在茲乎

右説命監于先王之簡

高宗祖庚之禰也祭或豐焉故祖己因雉雊為訓史記列之祖庚之紀有以哉

右高宗肜日王司敬民之簡

黎當戡則戡崇當伐則伐不知紂之迫也黎焉崇焉而

不及紂文王於君臣之際重矣哉

右西伯戡黎祖伊恐之簡

箕子比干皆處臣道之變比干變之常故無言箕子變之變故有言

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天下之通義也繼之道何如傳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雖然武王賢非長也立而興周微子賢非嫡也廢而亡商君子以是知達守之難也

已上並徵子自請之簡

簡端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簡端録卷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陸肇修

簡端錄卷五

明 邵寶 撰

書凡一百一

天父地母自然之道元后父母天地作之也天地何心哉理之自然而已曰作則有可繼之道焉

右泰誓惟天地萬物父母之簡

有罪而以為無越厥志也無罪而以為有亦越厥志也

有天者在予則何敢作之在天棄之在天

右泰誓天佑下民之簡

獲實獲我心之獲伐國不問仁人仁人同心其為獲也孰大於是

右武成予小子既獲仁人之簡

或謂血流漂杵乃紂前徒自攻而然史書其實焉爾固無嫌於周之殺也孟子不如無書之云蓋過於慮後世者雖然當時倒戈之舉亦豈若是慘哉書之而過其實

則嗜殺人者視之將甘心焉孟子有憂之故不知其言之激也聖賢厭亂之情於是乎可見矣仲尼論作俑亦然

右武成前徒倒戈之簡

日有明月亦有明月光生於斯日光照於斯其符也如是故曰哉生明而或以為借

右武成厥四月哉生明之簡

武成稱柴在祖周廟後于周郊也明堂位稱柴在奠牧

室前則於商郊也商郊逷舉何其易也周郊再舉何其瀆也與其信禮吾寧信書

右武成柴望大告武成之簡

文王之追王其在牧野既事之後以諸侯祀周廟之時乎故前此止曰文考不曰文王稱文王自兹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烏得生稱王哉然則孰王而謚之武王追王而謚之也謚與王孰先曰先謚薨而謚焉諸侯之所得為也王非諸侯所敢稱也故泰

誓曰惟我文考武成告諸侯曷為曰文考文王也當是時周已代商而王矣禮未成乎王也而追稱之詞則有然者矣曰周王發曰先王曰太王王季皆是也抑豈當時止稱文考而後之史臣乃從而益之歟史記伯夷傳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

已上並武成我文考文王之簡

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商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克殷以箕

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漢五行志云然箕子不惟典之實能明之所謂真者其相傳之故也嘗考顧命所陳有河圖而無洛書抑何說邪

彞倫在天下非大無道之世何嘗斁哉然弗類以則則弗得敘也苟弗敘則雖謂之斁也亦宜故箕子以為言說者謂鯀之世其失也誣謂鯀之身其失也滞

已上並洪範箕子乃言之簡

天地間一五行而已水五行之始也水治則治水亂則

亂斁叙率是馬由故九疇以五行為先

右洪範初一曰五行之簡

三德存乎人君得而用之五福六極出乎天君不得而用之然則曰嚮用曰威用何也用以驗吾極之建否也益君享五福而臣民亦皆享之此極之建而臣民由之之故也則用以為勸君罹極而臣民亦皆罹之此極之不建而臣民不由之之故也則用以為懲此所謂嚮用威用也益皇極之應也

右洪範嚮用五福之簡

潤下水之為水也炎上火之為火也曲直木之為木也從革金之為金也稼穡土之為土也此五言者盡乎五行矣然未見其切於民也於是著其味焉鹹者潤下之為也故物得氣於水者其味鹹苦者炎上之為也故物得氣於火者其味苦酸者曲直之為也故物得氣於木者其味酸辛者從革之為也故物得氣於金者其味辛甘者稼穡之為也稼穡生於土故物得氣於土者其味

甘稼以成始穡以成終天下之物皆然而五穀為大故特言之五行之用廣矣而味於飲食為切人莫不飲食也此而不切惡乎切乎五行有聲色臭味而獨言味切於民也言味則聲色臭在其中矣有理焉而不言者益於五事見之五事人也五行天也天人一道也

五行有聲色氣味當云有聲色臭味氣者聲色臭味之原也例數之可乎

水火木金直言味而土言稼穡作稼穡之味也由此觀

之水也火也木也金也其為味也亦必有所以為之者矣土言所生則餘行可知矣餘行言性則土亦可見矣

已上並洪範一五行之簡

八政言政不言官故無冢宰冢宰佐王者也皇極三德與有力焉

右洪範三八政之簡

皇極即思作聖之人居位以立焉者也是故有身教焉有政教焉有言教焉均之為斂福錫民也凡厥庶民至

惟皇作極化於身教者也凡厥庶民至而邦其昌則成於政教者也無偏無黨至以為天下王則得於言教者也三者兼則極道全矣

右洪範五皇極之簡

有贍家之禄而后可責其善不然則虚有好善之心而后可予以禄不然則濫

右洪範既富方穀之簡

三德之用五所以施之者三世也人也地也世世云者周

禮平國中國新國之謂也人云者論語求也退由也兼人之謂也地云者中庸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之謂也

右洪範六三德之簡

庶徵五氣也本諸五行而應於五事乃不以五言天道不可以泥而求也以此立訓後世尚有附五行傳而談災異者

右洪範八庶徵之簡

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洪範曰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

草蕃廡舉極輕言盛也

右洪範五者來備之簡

天道幽遠有不可以質言者故若之若之者象之也猶易焚如死如之意謂順則泥謂語詞則虛

右洪範曰肅時雨若之簡

星者氣聚而成象者也氣在天地間雖散為萬殊然必以類相從星之所在而日月從之則休咎之在天下者以類應焉即箕畢之風雨而其他可知已

右洪範庶民惟星之簡

旅獒之書為保泰之道為服遠之道

右旅獒惟克商之簡

無方物非實也有異物亦非實也

右旅獒明王慎德之簡

無元子之責於天則亦已矣如其有也則請以旦代之

益周公因武王之疾憂深慮切莫知其端故為是言兾其必瘳耳不然公豈索之茫昧者哉

右金縢若爾三王之簡

下地對上天而言以祖考在天故也益告神之詞如此若所謂丕子之責所謂材藝能事者其意皆然先王有依歸以三王心事感動之也

右金縢乃命于帝庭之簡

辟猶致辟管叔之辟此周公之義也當是時公固自信其如成王之疑何王疑則公去矣於是乎居東二年詩人尊公故曰公孫碩膚弗可以弗辟義也而不容不孫

者亦義也

右金縢周公居東二年之簡

未敢誚亦未能信是時也非天示變以警焉公之忠聖誰則知之者

右金縢公乃為詩之簡

鴟鴞之詩周公之心也而作於流言之時信之可信也疑之可疑也書曰王亦未敢誚公王之心其在疑信之間乎

右金縢王亦未敢誚公之簡

風雷之變書謂作於周公居東之時史記乃謂作於周公既卒之後周公居東辟流言也成王於是有疑焉故天示變以警之厥後公誕保受命七年而終公功康矣公心白矣天何為而示變哉且王之出郊往迎公也謂之祭天何居禮莫大於郊而可易舉乎謂於是而賜魯郊尤為不經大抵史遷雜采金縢諸書而為之辭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予於史亦云

右金縢王出郊之簡

汝陳時臬事即汝陳時臬也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即司師兹殷罰有倫也勿庸以次汝封即無或刑人殺人劓刵人也此設其已能者言也合是數者是謂盡遜謂之曰時叙可也猶必曰未有遜事哀矜勿喜其用於斯乎

右康誥汝陳時臬之簡

酒誥作于武王一人之言也文王嘗誥西土矣非一人

之言一代之言也殷先哲王嘗不敢崇飲矣非一代之言萬世之公言也

右酒誥我聞惟曰之簡

禹惡旨酒後千餘年而后有酒誥禹惡於甘之初文武誥於酗之後

右酒誥朝夕曰祀茲酒之簡

人之情醉飽易溺養祀難修就養祀言之生者或可勉焉而死且亡者尤爲易忽故武王作誥設其已能而勉

其未至體悉周委至於如此惟永觀省而后能作稽中德觀省存乎心作稽存乎事

右酒誥其爾典聽朕教之簡

克羞饋祀則得以安於宴樂所謂逸者非自介而誰介之詩曰自求多福其自介之謂歟

右酒誥爾乃自介用逸之簡

物妍則妍物媸則媸是謂水監人得則德人失則怨是謂民監監妍媸於水監得失於民

右酒誥人無於水監之簡

獻臣諸臣之表毖獻臣所以毖諸臣毖諸臣所以毖殷民也

殷獻臣侯甸男衛殷故賢臣之在外者也太史内史亦殷故臣今為友者曰友則賢可知矣獻臣百宗工對在外者言之至爾事以下則今之所有事者葢周臣云在殷臣則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從矣在周臣則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服矣

已上並酒誥汝劼毖殷獻臣之簡

古者有井田之法故司空專一卿焉後世此法不行則司空之職乃若多設而考工之說興矣

右酒誥宏父定辟之簡

不能剛制則釀為羣飲者有矣坐而視之之謂縱執而殺之之謂激縱生變激亦生變故有執歸之令而示之其殺之法其之者疑之也其必有所以處之者矣

右酒誥厥或誥曰羣飲之簡

三卿以下既有執拘歸殺之法則殷諸臣其位尤卑宜在必殺矣故又開之又惟之為言也既發而又思之之謂也

右酒誥又惟殷之迪諸臣之簡

辨者政之賊也故伊尹訓太甲曰罔以辨言亂政典聽朕毖康叔所司也辨以亂焉民湎于酒矣故重勿之

右酒誥其爾典聽朕毖之簡

以厥臣民非違道以干之也盡吾分而已矣洪範曰日

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之謂也

右梓材以厥庶民之簡

此述先王命監之辭述而不能盡述故曰至于又曰至于益所該者多矣自古王若兹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云爾也

右梓材王啓監之簡

周公觀洛告于郊社而不及祖說者謂在豐已告之其然乎然洛初成位郊可壇也社可壇也於是焉告禮也

若祖則宮未考主未遷也雖欲告烏乎告諸

右召誥丁巳用牲于郊之簡

以猶春秋以其師之以益太保率諸侯出復率以入其禮如此

右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之簡

此通乎天人之道者也通乎人而不通乎天者有矣故曰有能稽謀自天益重其人也

右召誥則無遺壽耇之簡

日南冬至也而景短於尺有五寸則地偏於南故多暑日北夏至也而景長於尺有五寸則地偏於北故多寒日東春分也而景夕則地偏於西故多風日西秋分也而景朝則地偏於東故多陰景夕者日午而景在西景朝者日午而景在東東西南北皆以午時言

君前臣名故曰旦曰

商人以水故而遷殷周人以土故而宅洛體同而事異後之遷都者可以監矣

已上並召誥王來紹上帝之簡

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孟子曰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也傳曰此非不足君所予益所之言於人主尚矣釋王敬作所所其無逸者亦有以哉

右召誥王敬作所之簡

曰惟有者謂立國之初命於天者如此猶曰卜世卜年云爾曰不其延者謂命數如此而不能如此所謂不及其歷者也凡此皆天道也天道遠故皆曰不敢知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此人事也早墜厥命即所謂不其延者也延不延在德而由天乎哉非老臣其誰知之知人即所以知天也故曰稽謀自天

右召誥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之簡

上下勤恤云云謂上自公卿下至民庶莫不以歷年為期者非求之茫昧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而已小民之以舍敬德其何以哉

右召誥上下勤恤之簡

拜手稽首成前拜手稽首之禮也其意若謂保受之責我固不敢辭至于末有成命以顯此則祈天之實我豈敢以此為勤哉惟王能之我供奉幣而已責難之意婉而切也如此

右召誥拜手稽首曰予小臣之簡

三卜其追書乎初卜黎不吉不卒事故不書必告焉重卜也

右洛誥伻來以圖及獻卜之簡

周鎬京也今休則共貞至於萬億年敬天之休則望公以之能左右之曰以

右洛誥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之簡

記功宗為祀記也功有宗宗有元禮也

右洛誥記功宗之簡

師猶言洛師也公稱丕顯德以下數言即公前所云云而尊重其詞耳所謂荅公者如此

右洛誥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之簡

大惇與殷獻民欲王於相宅時行之曰以下設王言也享先下無曰字公自言與設王言者不同故也所謂刑者即上文云云

右洛誥孺子來相宅之簡

賓助祭諸侯書稱作賓易象尚賓皆是謂也諸侯則曷為來其來也以歲烝故殺視殺也禋精意以享也殺也王視而諸侯從禋也王對而賓相格格于文祖之格咸皆也咸格文武廟皆至也王入太室祼求神焉於是禮

也格異而祼同

右洛誥戊辰王在新邑之簡

此叙事變體也先日而月而追計其年若曰是時也周公輔政七年矣曰誕保文武受命者益終誥詞云

右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簡

為方伯則有伯事伯事所需庶邦供之國事不與焉是謂惟正

伯其起於周之衰乎殷之末造亦有之矣文王是也至

周盛時周公召公亦伯也及其衰也桓文出焉而伯道衰矣文王以德周召以道桓文以力

已上並無逸以庶邦惟正之供之簡

老成國之蓍龜也召公去而周公不留之是以後人迷也雖非吾以猶吾以也以後人明不以後人迷此周公之自處也召公獨能無意哉

右君奭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之簡

位三公可以稱偶王矣雖然非亶何以秉兹大命偶猶

不偶也秉在亶偶亦在亶

右君奭前人敷乃心之簡

非丕時而讓忘世者也不謂之讓非俊民而明誤國者也不謂之明有此二者而後可以乞身此大臣去國之道也

右君奭予不允惟若茲誥之簡

武王伐商遲之又久者即天之所須暇也天何須焉紂商子孫也自改焉其可也或别立商賢子孫其亦可也

之謂商也文王既沒武王服喪三年還兵二年為五年

右多方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之簡

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不敢以揚臣知恂而君聽之臣之知恂即君之知恂也是謂克宅謀面用丕訓德者反是然則君之求賢亦惟于其賢臣而已矣以賢知賢此三宅之所以得也

右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之簡

三宅言於夏當是時唐虞之際未遠也有其人即庸之

葢所謂惟帝時舉者湯之時非禹之時矣人才有待於儲焉故於商始言三俊

右立政亦越成湯之簡

庶常吉士一言而上下蒙之此作書之體也然王朝卿士固皆賢者侯國而下抑或有間歟

右立政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之簡

牧夫三宅之一也舉一以見其二葢文法也用違是訓則不免於用言矣故稱罔敢知者惟曰庶獄庶慎

右立政文王罔攸兼之簡

周官三公三公也在六卿外後世三公三卿耳三公以道而尊三卿以權而尊立政三宅在周官前周官六卿在立政後立政圖任人而未定其制周禮擬分職而未見於行周官周禮之綱而立政之成也

右周官董正治官之簡

三公師道也唐虞之時君臣俱聖相師以心不以職三公未之建也夏無考矣商之時太甲惟庸尹作保衡武

丁思道説置左右葢有師道焉至于周成王惟冲周公師焉召公保焉三公於是乎立官惟其人亦惟其時

右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之簡

論道經邦致中和也燮理隂陽位天地育萬物也隂陽和而天下治矣葢以人而賛於天者如此然必曰燮理焉則何事哉論焉經焉而考祥焉而更化焉以天而徵諸人其道固在我也若曰坐而無為如陳平丙吉之云豈知天人者哉

陰陽何以燮理其論道經邦乎道尚能行不尚能言何以曰論焉而已也臣論之君行之是之謂經夫如是陰陽之氣當無不和者矣若猶未也斟之酌之調之劑之必歸于和而後已是之謂燮理不然一言官職耳何謂

三公乎

道貫天人律天以立人於是乎有論論者謨謀之謂於是乎有經經者政事之謂所謂必有事焉者也燮理陰陽以是而已勿忘勿助亦存乎人焉耳必於天則惑忽

於人則荒

天氣病故有災異久則自復人能病之人亦能復之故曰調元

巳上並周官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簡

陰陽言乎流行者也天地言乎成位者也燮理謂之氣和寅亮謂之形和葢一道而有精粗耳

右周官少師少傅少保之簡

此司徒之職也今也不然何居司徒地官卿也地之為

地大矣或者以土地視之遂以司空之事離附焉無怪乎其異於古也

右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之簡

唐虞九官周六卿夏商則有三宅周公作立政亦因之既而講畫以成一代之典名之曰周禮六卿之職於是乎備書未成而公卒周官之所董正者其大綱也君子曰周禮在是矣

周六卿即虞九官也冢宰百揆也司徒稷播穀契敷教

也宗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也司馬司寇皐陶作士也司空垂共工益作虞也

已上並周官六卿分職之簡

虞五載四朝歲至以方周六年五朝歲至以甸時巡考制度明黜陟也先柴告至耳天子之郊莫大於歲冬至

右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之簡

學古而議事不以制猶不學也師典常而以利口亂馬猶不師也是皆謂之不學

右周官學古入官之簡

自爾師虞畫人之謀不以已意先之也以已意先之則人將羣和以承偏指矣烏乎可哉然則洪範曰謀及乃心又何為者先定志而後謀謀必盡人此謀之道也

右君陳圖厥政之簡

斯道也大臣之道也斯言也非人君之言也大臣行之則為賢臣人君言之則為中君

右君陳爾有嘉謀嘉猷之簡

三大不宥固其所也三細恐或宥之故特以為言令法十惡亦有罪杖者

右君陳狃于奸宄之簡

輅貴賤通乎存地近遠因乎殯大而綴而次而先輅之貴賤也賓而阼而右而左地之近遠也

右顧命大輅在賓階面之簡

塾左右自内向外言以輅之貴賤近遠知之

右顧命先輅在左塾之前之簡

義嗣德疏謂史述王荅拜意嗣德嗣位也召誥曰王位

在德元嗣位所以嗣德也宜嗣而嗣故義之

凡傳位有嗣德亦有讓德王以嗣德為義故荅拜不然

不拜

已上並康王之誥王義嗣德荅拜之簡

正始之禮舜典禹謨示其常顧命康王之誥盡其變蘇

氏曰禮變於不得已非此謂而誰謂乎

右康王之誥王釋冕反喪服之簡

暑雨而怨咨祁寒而怨咨無時不怨咨也厥惟艱哉誠以體民也

右君牙夏暑雨之簡

穆王黷於貨故訓刑荒於遊故命僕此其情也其詞則正

右冏命王若曰伯冏之簡

天子稱皇帝自秦政始吕刑之兩稱之也則孰謂孔氏曰堯也蔡氏曰舜也按史記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

蚩尤最為暴莫能伐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國語觀射父對楚子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韋昭解曰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葢蚩尤九黎之君黃帝雖滅之猶有種類在至少昊末復作亂鄭玄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堯末在朝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逆命禹又誅之葢紀載所傳如此以此觀之蚩尤也九黎也

三苗也同類同惡歷世滋久而黄帝顓頊堯舜禹皆嘗治之故總稱皇帝云皇帝云者猶曰帝王云爾若堯若舜稽世考事叅差不合而皇帝並舉為天子之號三代之時曾是之有邪

右吕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之簡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春秋法也夷禮不可夷刑可乎三苗五虐所謂夷刑也後世之刑有甚於此者矣

右吕刑皇帝清問下民之簡

私則作好作惡公則自作元命皆出于心

凡身之所行皆可言之于口所謂罔有擇言在身者如

此與單言口無擇言者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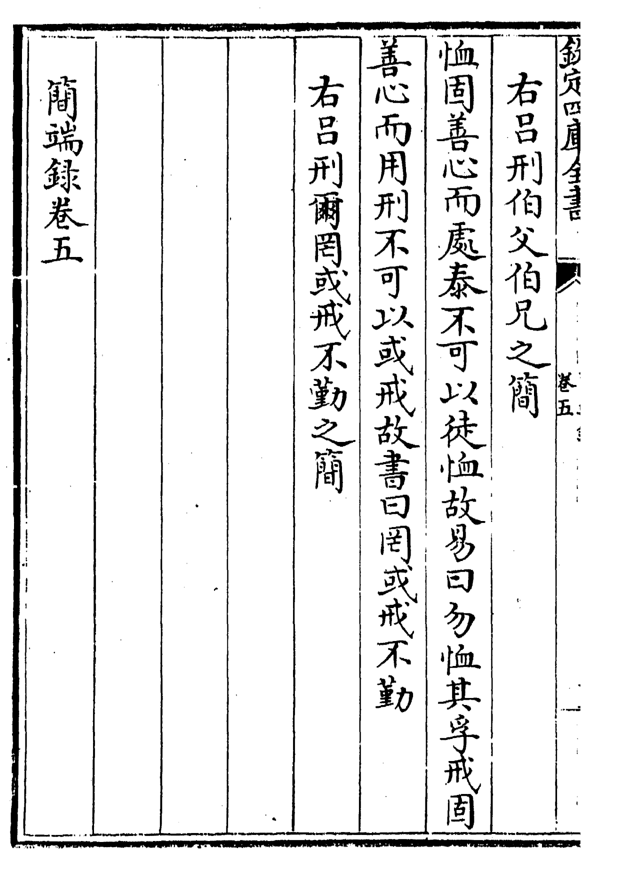
已上並呂刑典獄非訖于威之簡

禮刑一物也故伯夷言播刑臯陶言邁種德

右呂刑今爾何監之簡

昭穆以盡世仲叔季以盡序序言於弟上以該諸父之

世下以該諸子孫之世



右呂刑伯父伯兄之簡

恤固善心而處泰不可以徒恤故易曰勿恤其孚戒固善心而用刑不可以或戒故書曰罔或戒不勤

右呂刑爾罔或戒不勤之簡

簡端録卷五

簡端錄卷六

明 邵寶 撰

詩凡九十三

琴瑟于閨門燕居之時鐘鼓于廟庭贄見之際

右周南關雎參差荇菜之簡

麟仁獸也一身之間無非仁者趾也定也角也其一體

也仁德於是乎形焉故重嘆之公子公姓公族猶夫趾

定角也非文王后妃其何以有此嘆麟所以嘆文王后妃也

詩中助字如曲中泛聲有聲故不能無字字之外加之聲則複矣於音節何有哉讀者不可不知也

已上並周南麟趾麟之趾之簡

兄弟不可據豈其德類莊姜之夫故不直其愬歟

右邶風柏舟我心匪鑒之簡

綠絲不妾之怨而歸怨於夫夫可終怨乎於是有古人

之思絺綌淒風古之善處此者亦無可奈何而已矣

右邶風綠衣綠兮絲兮之簡

夫婦之義無所逃於閨門之内故曰不能奮飛知義之言也

右邶風日月日居月諸之簡

物是物也日是日也而不以其時非聘也禮有期序為聘不然為奔奔非婚姻之正而況以淫行之乎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此何時哉雖妻吾不信也

右邶風匏有苦葉雝雝鳴雁之簡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婦人之知義如此先王之化也

右邶風谷風就其深矣之簡

周東矣周東矣西方美人此所為思哉如有為東周者是思也可以免矣

右邶風簡兮山有榛之簡

北門之安命北風之先幾所處不同同歸于道也

右邶風北風北風其涼之簡

騋牝三千塞淵之效見於事者久矣大矣

右鄘風定之方中秉心塞淵之簡

以正行之則為婚姻以邪行之則為淫奔一間耳

右鄘風蝃蝀乃如之人也之簡

寬綽重較一猗三兮嘆咏之外不加一詞而其人可想見矣詩哉詩哉

武公盎和易人也未能免於戲謔詩人美之謂不為虐矣而武公未敢自謂也抑初筵所以作也

已上並衛風淇奥瞻彼淇奥之簡

槃盤桓之意隱者有之考槃猶曰考終言成乎隱也世固有隱而弗成者矣獨寐寤言言之至隱者也永矢弗告自得也隱而至於自得斯能隱矣

已上並衛風考槃考槃在澗之簡

碩人一詩為莊姜不見荅於莊公而作四章之中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露其意所謂婉而章者也

右衛風碩人碩人敖敖之簡

氓一章說者謂淫婦見棄而作以予觀之豈當時刺淫之詩而託為婦言者歟其言則能盡婦之情矣其感而懲歟否也則在閱者

媒於昏有之而非女之所當責也卜於昏有之而非女之所當問也況責媒以為堅志之計問卜以為發言之端又皆不出於誠此所以為欲也

已上並衛風氓氓之蚩蚩之簡

衛之淫靡久矣故有氓之詩有有狐之詩有木瓜之詩

然竹竿河廣之詩亦衛女作也天理之在人心豈終亡哉故君子不以地廢人

右衛風河廣誰謂河廣之簡

憂思非人之欲也而願言之可以觀情矣甘心疾首甚言憂思之苦也樹諼以忘憂此亦人之常情至於願言心痗乃若不欲解者思至於不欲解非身嘗之孰能知之

夫有不說其婦而說其婦者乃夫之正婦有不思其夫

而思其夫者乃婦之正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已上並衛風伯兮自伯之東之簡

將仲子其在理欲之間乎當是時女子有為是言也者故詩人從而歌之刺之而猶幸其知耻焉觀一人而一國一時之俗概可知也前乎此者其何如也後乎此者又何如也風以地殊亦以時異

鄭詩淫者居七之四唯女曰雞鳴出其東門二詩為知禮義將仲子猶有愧心焉

已上並鄭風將仲子兮之簡

鄭詩野有蔓草褰裳蘀兮風雨有女同車說者皆謂淫奔之詩然鄭六卿餞范宣子宣子請賦子齹子太叔子旗子柳所賦即此諸詩也若皆淫也諸子者何為不諱於客乎不然則諸子之志荒矣

右鄭風野有蔓草之簡

詩人述淫奔者自叙之詞國俗荒於遊淫奔之所由起也方且托之聲詩以相誇詡俗之漸也深且久矣

右鄭風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之簡

魯風寓齊詩中敝笱載驅是也然姜齊女也抑固齊之風乎

右齊風敝笱敝笱在梁之簡

椒聊遠條詩人之比也抑有史義焉

右唐風椒聊椒聊之實之簡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志偶見也陶詩采菊見山語意同此

右唐風綢繆綢繆束薪之簡

有關雎之風則薰為麟趾之厚有宛丘之俗則流為株林之淫微之著也如此夫

右陳風株林胡為乎株林之簡

說者謂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大夫以道去者作是詩也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息民則黄衣狐裘今以朝服燕居祭服視朝所謂好潔者如此去不忘君而形於言大夫之厚也古有

黴罪行茲殆黴罪言者歟

右檜風羔裘羔裘逍遥之簡

豳風月日兼用夏周用夏以月用周以日春王正月意

益如此一變文而二代之紀存焉

右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之簡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先

事後物古人為文益有然者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陽氣之升也八月在宇九月在戸

陰氣之降也

已上並豳風七月七月在野之簡

爲春酒言釀也凍醪謂之春酒於冬釀於春用古人以為養老之具餘人不得飲焉曰介眉壽葢釀酒之意如此

右豳風七月爲此春酒之簡

古者藏冰葢備來歲之發苟不藏之雖欲發得乎

右豳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之簡

狼善顧益多慮之物貽於利害則跋焉疐焉固其所也詩人益畧假荒迫之狀以起興非以是為公比也君子謂公孫碩膚為不使讒邪得加忠聖而謂以異類況乎

右豳風狼跋狼跋其胡之簡

理氣充塞無間則神無往而不臨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其知神乎

右小雅伐木伐木丁丁之簡

伐木之興見聞之所及歟興有偶出於見聞者亦有偶

得於心思者有意為比無意為興

右小雅伐木伐木許許之簡

以莫不興謂山阜岡陵也以莫不增謂川也參錯成文

詩之體固如此

右小雅天保定爾以莫不興之簡

祠禴嘗烝時祭之序也禴上於祠以諧聲故嘗下於烝

以協韻故公先公也曰于先公王於義得矣先言公而

後及先王文有蒙上亦有蒙下者如此

右小雅天保禴祠烝嘗之簡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已戒而猶以為未也

右小雅采薇豈不日戒之簡

曰玁狁而不曰西戎西戎之患小玁狁之患大舉其大而終焉猶春秋公至自某之書法也

右小雅出車玁狁于夷之簡

新田菑畝言羨卒盡起也其數為車三千師干之試言習於陳法也以盡起之卒而皆習於陳法周家之制素

矣師衆也扞禦敵也與衆扞敵與人自為扞者異故曰陳法

右小雅采芑薄言采芑之簡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望之不可無也如此哉

右小雅采芑顯允方叔之簡

四月曰正月十月曰陽月扶陽抑陰無所不用其極也

右小雅正月正月繁霜之簡

日行於天之內故天舒於日數也月行於日之內故日
揜於月亦數也數徵於象人得而推之亦得而見之然
理行於氣人得而與焉不得而見也是故陰不能勝陽
其常也故當食不食於數為變於理為常陽不能勝陰
其變也故當食而食於數為常於理為變故曰十月之
交交言數也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言氣也

右小雅十月朔日辛卯之簡

左翼之戢自然而戢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

右小雅鴛鴦戢其左翼之簡

周公封魯儉於百里太公封齊亦儉於百里此封建之制不敢過也采菽之車馬袞黼亦此意歟

右小雅采菽路車乘馬之簡

我行既集召公於本役之外無所加焉可見矣

右小雅黍苗我任我輦之簡

泉流既清水之治也一言而盡物如此夫土高下各得其宜是之謂平

右小雅黍苗原濕既平之簡

鴛鴦之比與前興不同然謂不失其常則意亦不異也

右小雅白華鴛鴦在梁之簡

嘗獻酢酬燕飲之序亦少見於此

右小雅瓠葉君子有酒之簡

亂世氣象數言盡之傷哉傷哉

右小雅何草不黄之簡

聖人稟天地至清之氣而生其生也固是氣也其沒也

是氣安歸哉亦歸諸至清之地而已矣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右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之簡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者用也多士在周非文王孰能以之

右大雅文王濟濟多士之簡

純亦不已文王其天也配文王者非天之妹其孰譬之

右大雅大明俔天之妹之簡

人心莫同於同舟周王邁而六師及何以異此

右大雅棫樸淠彼涇舟之簡

我王金玉也而勉勉焉其為追琢也至矣

右大雅棫樸勉勉我王之簡

二國謂禹湯之後也當是時湯之後方為天子故天於是乎求既而罔顧猶須暇之況前此乎於是乎而求之杷焉然後究度於四國此葢理之當然也故曰維此二國或曰此天意也人惡知之曰以人知之孔子曰我欲

觀夏道是故之杞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觀乎人可以知天矣又曰夷殷於夏之後天知殷之亡久矣

右大雅皇矣維此二國之簡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此仲尼為萬世立言也彼固有稱之者矣曰載錫之光而已觀其所稱而其無得而稱者益可見矣嗚呼微哉或曰載錫之光詩人叙周德也益為一代立言也

右大雅皇矣載錫之光之簡

舜敷德於三旬之餘而苗格文王修教於三旬之餘而崇降

右大雅皇矣崇墉言言之簡

求寧而觀厥成聽於天而無所必也受命而有武功益因時而成焉耳

右大雅文王有聲之簡

棄之者異之也屢遷焉復異之也曷異之無生道而生曷復異之有死道而不死

右大雅生民誕寘之隘巷之簡

此詩所戒蓋在王左右而逢且長焉者也戒之所以戒王也觀其詞顧若不知其惡而忠告焉蓋詩人之厚如此

謂無縱且戎且女之者一人也詭隨無良寇虐又一人也託此以戒彼所以諷警王也

已上並大雅民勞民亦勞止之簡

大宗維翰其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乎故朱子

曰强族如謂本宗則支也謂大宗無嫌乎

右大雅板大宗維翰之簡

殷之亂貪暴之臣與有力焉若人者曾是自為貪乎曾是自為暴乎曾是自起在位乎曾是自起在服乎天降慆德而女興是力耳

右大雅蕩文王曰咨之簡

抑賓筵衛武公詩也說者謂作於為卿士之日有二雅之音制焉故列之雅若豳諸詩多周公所作乃列之變

風者豈周公既遠而鄉人猶歌誦之不忘歟則固所謂風也乃若其義則夫子取之而王通氏言之矣

右大雅抑抑抑威儀之簡

禄以代耕民之所願也稼穡以代食是誠何心哉

右大雅桑柔代食維好之簡

人君負天下之責亦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故曰寧俾我遯

右大雅雲漢昊天上帝寧俾我遯之簡

古人贈言不以詩今作詩為贈故言以明之
誦如今之曲詩謂曲詞風謂曲調贈申伯之贈即古贈
處之贈
已上並大雅崧高吉甫作誦之簡
詩非作於一人人品不同固有不知道者
右大雅烝民天生烝民之簡
明哲之保身也或出或處或生或死惟義所在身也者
理氣之會兼得焉上也苟不得已與其全軀吾寧存理

故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之謂也

右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之簡

匪教匪誨則謂之何為譖為愬而已此詩人微婉之詞也

右大雅瞻卬匪教匪誨之簡

清廟言從祭之人而不言文王之德德固在其中矣中庸以洋洋如在著鬼神之德意亦如此

右周頌清廟於穆清廟之簡

基命二字詩書皆稱之詩自人言書自天言

右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簡

昊天曰之益自任有不能已者其之為言則不敢必之意存焉自任分也義也不敢必者敬畏之心也

右周頌時邁時邁其邦之簡

來牟與天地俱生至稷而后識之藝之以為粒食之輔故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是故洛書曰天錫來牟曰帝

命其事一也

右周頌臣工貽我來牟之簡

緝熙明也光明明德也緝熙之至光明復矣

右周頌敬之維予小子之簡

耘有二千耦其耘于未種前緜緜其麃于既苗後

右周頌載芟千耦其耘之簡

飶其香香如飶也椒其馨馨如椒也

右周頌載芟有飶其香之簡

此周之命也非文王武王一人之命也益其所從來者遠矣

右周頌賚時周之命之簡

此叙巡狩所過名山大川也舉高嶞以盡山舉翕河以盡水柴望在其中矣

右周頌般於皇時周之簡

頌祭祀之樂歌也商周之頌其體純魯則變矣未祭而擬其歌其究也諛

右魯頌駉駉駉駉牡馬之簡

黍稷重穋稙穉天性也惟后稷能性之是天降之福也福一人所以福天下萬世也

右魯頌閟宫是生后稷降之百福之簡

許即春秋所書許田也桓公以篡立故為鄭朸取未聞復之如汶田者此詩所言殆祝之歟許朝宿之邑也不朝何以居之復宇所以復禮也詩人之為祝莫大於是

右魯頌閟宫居常與許之簡

觀思成之說可以見祭祀之理

右商頌那綏我思成之簡

禹敷下土方以下數言言契母家為中國大國益頌其所出也

右商頌長發濬哲維商之簡

詩稱湯曰武王書稱武丁曰高宗文王曰文考武王曰寧考各以德言之非謚也殷末有謚文王遂以文為謚武王謚武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治亂者先其黨也

已上並商頌長發武王載旆之簡

簡端録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簡端録卷七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簡端録卷七

明 邵寶 撰

春秋凡二百四

堯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春秋曰春王正月皆聖人之政也堯行之仲尼書之撥而反之存乎其人書之亦行之也

元年一年也不曰一者一數之始也元天德之首也不

以數而以德所以重君之始也由是而亨而利而貞而天德成矣有天德而后可語王道有王道而后成其爲君

天子有元諸侯亦有元元者紀一君之始也是故國史君元而王朔太史王正而天時

隱公以桓爲嫡當立而已特攝也故每每自嗛道之不明故也

大夫雖七十無無主婦者蓋衣服不備粢盛不潔不可

以祭故也況國君乎故元妃卒於是乎有繼室雖然國
君不再娶禮也其初娶也則有來媵而娣姪從之者進
而攝焉固妾也是故魯隱出於聲子不謂之嫡否則再
納焉亦妾也是故魯桓出於仲子不謂之嫡

已上並隱公元年之簡

元年春王正月有一國之體有天下之體有萬世之體
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
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

何以書春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夏時之春寅也卯也辰也示萬世建正之法也時改則月從之矣王正月著夫正之為建子也何以知為建子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又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以是知之然則魯史舊文奈何書春書正月者常例也王居春正之間上焉著春為夏時下焉著正為周月此聖筆之妙也宗周者從周繼周者從夏筆外意又如此

孔子曰行夏之時夏之時何取於孔子也傳曰夏數得

天帝堯若天以定四仲夏時盖本諸此夏正建寅寅卯辰三月為春周正建子非春矣其為春者猶有寅之一月焉故聖人存春以俟後聖盖萬世若天之政於是乎在雖然春秋作於周故書法云爾若夫秦正建亥在秦而作春秋其書法當有異於是者要之歸于若天而已矣非聖人其何以與此

大哉王之書乎所以立尊周之制者在是所以立繼周之法者亦在是王周王也以正月繫王周人其能違諸

非周人其能强諸仲尼造化之神妙於一字如是哉
魯史以春秋為名則所謂春正月者其舊文也疑若用
夏正者書王見正月之為子也而得失在其中矣抑有
微旨焉夏數得天尚矣以時制不敢違也此尊王第一
義也抑又有微旨焉孔子曰行夏之時是在繼周者周
德未改而輒夏之從是自專反古而烖及焉者也
四德始於元四時始於春天之道也周以子為正雖不
謂之春吾不信也先儒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愚謂春

秋以天時正周月吾從周乎吾從天乎從周周周之諸侯之分也為萬世計者不從天而奚從聖人於是發其端矣

已上並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之簡

扁鵲見垣一方人聖人覩人洞見肺腑故春秋論人貌與心并得之見之眞也

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之簡

當時仲子已稱夫人皆以為嫡而桓當立也天子賵之

亦且夫人之矣春秋書曰惠公仲子妾之也不夫人之也

王賵仲子關雎之變也春秋於是乎始西狩獲麟麟趾之變也春秋於是乎終

春秋曷為惇典庸禮哉失於典禮者書之俾可正焉是典禮也

昔者夫子序書夏商周稱王春秋周世也繫王于天則何以異於書或曰為萬世立法也或曰不然於是有借

王者不天之繫則無以著無二之義也天云天云豈得已哉

已上並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之簡

日有食之揜於月也歷家蓋有常度矣孔子作春秋曰有曰之若不可推究然者其意遠矣君子以仰觀近省而不泥不瀆斯克謹天戒者乎

右隱公三年日有食之之簡

春秋之中天王崩魯不會葬者凡七平也莊也僖也惠也頃也定也靈也蓋諸侯皆然罪於是乎大矣當是時誰歟伯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謂之尊王不亦愧乎

右隱公三年天王崩之簡

禮雜記曰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曲禮曰短折曰不禄君薨而以不禄赴臣子辭也鄰國承赴而卒之有尊敬之道焉曲禮曰壽考曰卒雖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禮也以薨號于國中而以

不禄赴於他國盖臣子之辭如此薨焉則已尊不禄焉則已慊故卒之史有恒體春秋從之而襃貶不與焉

右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之簡

州吁公子也何為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莊公不能待以公子之道而州吁自絕於公子久矣故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罪然則待公子也柰何石碏曰教以義方弗納於邪

右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之簡

宋葬之後也契之後數百年而湯有天下又千餘年而仲尼為萬世師契之教至是而大敷契之功至是而大報天之意其然乎

古之遇也適今之遇也預同禮而異情蓋非禮之禮也君子不謂之禮

已上並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之簡

此春秋之特筆也石碏既殺州吁遂因國人之情而立

晉焉則何不可之有内無所承則無父上不請命則無君書晉則天下之事之類晉者皆禮法之罪人也殺州吁曰衛人立晉亦曰衛人抑何以異吾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矣未聞國人人得而立之也此其所以異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辭

右隱公四年衛人立晉之簡

魚者漁也故比於狩而加觀焉狩者人君之所有事也狩之過則有書焚咸丘者矣

右隱公五年公觀魚于棠之簡

考者何始成而祀也仲子何以有宫隱公以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别立宫以祀之祀之禮歟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正禮也而隱公為宫以祀庶弟之母適足以召亂而已矣豈禮也哉獻六羽何以書初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然則仲子而用六羽可乎臣擬君妾擬嫡其僭一也

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宫之簡

八佾用於宗廟久矣而不自知其僭也至於考仲子之宮而始用六羽春秋書之幸之也而有遺憾焉諸侯之妾之用六羽猶諸侯之用八也

右隱公五年初獻六羽之簡

鄭伯使宛來歸祊以至書至不以日而以月疑之也疑之而卒成故入以日

右隱公八年庚寅我入祊之簡

滕杞薛皆先侯而後伯杞且稱子說者謂時王所黜烏

乎時王而能黜諸侯則豈有伯哉殆國小力薄職貢不供伯主請于王而降從其班歟春秋從而書之則罪必有所歸矣

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之簡

伐許者鄭志也非齊魯則莫能入故書公及而先齊於鄭

右隱公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之簡

崩者下墜之形見者盡乎天下天下稱之薨者下墜之

聲聞者盡乎國中國中稱之在他國稱卒當時來赴之文不可得見矣從而書之異於本國也若曰諸侯放恣故降從大夫之例以正王法其閒親爲弑逆者固多有之當以大辟猶謂之綏而例貶從大夫乎是時也大夫之放恣猶諸侯也諸侯卒大夫亦卒一降一否抑又何謂也

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今曰公薨不地不葬者何文定之論允矣桓則惡矣隱於何有隱雖非嫡而在

庶為長惠欲立桓私心也然未有成命也隱於此能以從道而不從父從義而不從君之義自處具列事理告諸天王繼歟及歟聽自上簡已無與焉夫何不可旣不能然則當辨之于早卒成讓國之節亦庶幾能免於難令也依違於攝讓之間遲疑於授受之際此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隱之罪視乎桓薄乎云爾實弑而書薨何實乎君終于路寢正也餘皆非正然而必書焉以著之令皆不書公穀所謂不忍者是也或者問之必

有所對而實於是存矣討之復之何與於葬以不葬為義義安在乎縱賊不討視讐不復而甘心事之一時臣子是皆與乎弑者也皆與乎弑則葬之者誰歟故雖葬猶不葬也必魯有臣子討焉復焉而後葬焉是謂成葬

已上並隱公十一年壬辰公薨之簡

繼故不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也賊不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而行焉非與聞乎故則人心亡矣行猶不行也故不書或謂有王命書有父命書咸無焉不書信

斯言也則是書也禮也非春秋也春秋以行事著法故親弑而即位亦書

右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簡

加璧焉鄭伯必得之計也非祊薄於許也

右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之簡

督將弑殤而憚孔父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令先弑以及孔父之死為君故也及以上下不以先後君前臣名禮也上名其君而下書孔父者仲尼為祖諱

也諱以著名名以存禮禮之變也或曰字也字無獨稱者或曰名也大物不可以命物莫大於父而命之何居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况大夫乎故孔父嘗弑以及孔父與君存亡可以為大夫矣

大夫與君同死故得嘗弑之文重君也不然雖君之子不得稱弑而况其他乎

已上並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之簡

春秋紀事書也而并言其意者有四事焉曰成宋亂也曰宋災故也曰釋宋公也曰伐楚以救江也皆不能已於言者也然則彼皆闕歟隱歟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四事者近之其餘皆所謂立象以盡意者也

右桓公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之簡

魯取郜鼎於宋猶鄭取許田於魯也穀梁氏曰郜鼎者郜之所為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此穀梁引孔子之言也孔子之言非為郜鼎發也

郜所為鼎從郜之號必有不以為鼎者然中國之所通稱則鼎也故曰物從中國不然則惑矣蓋史之書法如此

已上並桓公二年取郜大鼎于宋之簡

春秋之初諸侯會盟尚少也自是而後則漸衆矣伯興而世道降其可見於是乎是故有不告告則書之有不聞聞則書之有不書書則春秋存之史實錄也春秋有王道焉

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之簡

桓弑君而王不討王不王也雖然人心猶有望也故元年二年猶書王月三年不討人望幾乎絶矣故自是月不書王又七年為十年則有來復之望焉而不討如故不書王者終桓之世而後書法乃復乎常其歲之數以三以七奈何語曰三年有成易曰七日來復

右桓公三年春正月之簡

胥命一體也來言又一體也胥命者不用盟來言者不

用書不疑故不明不僭故不書

右桓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之簡

桓公四年七年不書秋冬二時程子之說然矣無亦因二時無事故義因以起歟倘如六年秋有子同生之事五年秋有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則將何如聖人隨物賦形衆人固未能識也

右桓公四年春正月之簡

夏五魯史之闕文歟春秋之闕文歟如謂魯史之闕文

者筆則筆削則削何獨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乎闕其所不必疑以示後世推不誠伯高之心是不誠於後世也聖人豈為之哉不然則甲戌已丑叔彭生仲孫忌又何為者是故夏五春秋之闕文也非魯史之闕文也

右桓公五年甲戌已丑陳侯鮑卒之簡

天子討而不伐今桓王於鄭乃自伐焉失王體矣鄭可討乎曰可抑尤有甚焉者曾宋是也鄭蓋次之舍魯宋而獨鄭焉事失王道矣故不以王討書雖然王不可以

不尊若曰王以諸侯伐鄭不太夷乎故曰從王伐鄭所以存君臣之分也而不從者之罪亦著矣若夫伐之是非則固在王不在諸侯也

右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簡

以國君如曹其復否未可知則州之公之猶未紀其初也以匹夫適我不能復可知矣則名之皆其實也而待之之禮於斯乎在

右桓公六年寔來之簡

凡王所建皆曰太太廟太學之類是也凡王所舉皆曰大大蒐大閲之類是也曾謂魯可行之乎書責之也

右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閲之簡

焚咸丘或以為火攻或以為火田凡伐國無無帥者而今莫之書也君子於是乎有取于田之説

右桓公七年焚咸丘之簡

周正月夏仲冬也烝行冬事所謂自夏末為非禮當是時必有以春興之不時為説如穀梁所云者故五月又

烝五月夏季春也其為不時益甚矣謂之何哉

右桓公八年夏五月丁丑烝之簡

祭公曷為出哉逆王后也逆則曷為之魯或曰使我媒或曰使我主媒而遂逆何其遽也主而無成命可乎左氏曰禮何居然則禮奚若卿往逆公監之吾聞諸胡文定云魯周同姓也聞主王姬未聞主王后盖程子亦云

右桓公八年祭公來之簡

來戰于郎不與其伐也我無可伐之罪也昔也有可伐

而不伐今也不可伐而伐之不書伐豈特不與其伐哉亦恐嫌於能伐爾

右桓公十年來戰于郎之簡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日同而地異故兩書焉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

右桓公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之簡

夏五何傳疑也是簡缺何可疑者因其無疑而傳之示萬世傳疑之法也況眞有疑者乎

右桓公十四年夏五之簡

鄭忽繫之鄭當有國也其出奔衛也曷不書世子未嘗命于王也況是時也尚在喪也或曰既葬葬不待五月非制也猶未葬也然則他日曷為又書世子突既即乎其位則伯固突所當稱也忽又伯焉則是兩伯者未知正之在也故忽稱世子世子固忽之所當稱也伯有不正而世子無不正世子在此伯在彼伯立於強援可廢世子定於初生不可易也一稱世子而鄭伯之位定矣

世子書而無突天王書而無朝名正於此而義黜於彼聖人之筆大矣簡矣

已上並桓公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之簡

鄭忽出奔衛曷不稱伯未成君也未成君則曷不稱世子以權臣為存亡世子道如是乎不以世子之道雖世子也亦夫人耳突歸于鄭不稱公子突少也庶也以彊國為進止公子道如是乎不以公子之道雖公子也亦夫人耳此春秋之名實也至於突出奔蔡入於櫟稱鄭

伯者於是突既君其國矣不曰鄭伯而何以哉忽復歸鄭曰鄭世子忽忽固世子也此又春秋之名實也然忽之出曰鄭忽突之歸曰突忽復歸曰復歸突復歸曰入於櫟此春秋之權衡也

定忽而黜突者天子之權也聽突而存忽者春秋之義也存以明法聽以紀實存之則定在其中矣雖聽也不拯其為黜也而或者以突能君而予之豈其然哉

已上並桓公十五年鄭伯突入于櫟之簡

蔡桓何以稱侯蔡季賢知請謚於王也何以知其謚於王侯王爵也爵王爵則謚王謚矣故私謚者則從其私稱

右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之簡

桓公之世月或稱王或不稱王者何蓋謂王綱不振王法不行若無王也而王號猶建王澤猶存故或書焉望之也或不書焉責之也王之稱天不稱天其義亦然說者必以始終存沒久近為詞則失之鑿矣

右桓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之簡

此春秋之特筆也何以謂之大去先是齊侯遷紀郱鄑郚紀季以酅入于齊蓋已去其半矣至是大去之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然則曷歸乎以匹夫寄跡於人之境人亦匹夫之而已矣紀侯去國其得之傳聞乎當是時紀亡矣誰歟告者是故弗詳所如也雖然紀侯既去國一庶人耳行無所過止無所寓亦何能為有無哉去國之書其衰弱之哀強盛之警乎此

亦存繼之義也

死社稷曰死棄之曰奔效於人曰降奔之於降有間矣紀侯不忍社稷之將亡不能死又不忍死其民以宗祀屬季而違齊難焉故不曰奔而曰大去大去云者猶曰永訣而無復歸之意也不能以社稷死則何以復歸此之謂紀侯之志

紀侯奔矣不書奔而書大去矜其不降也已不降而以降諉諸季可乎君子視人猶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忠

恕之道也春秋惡齊之彊故於是乎矜之非子之也

已上並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之簡

惡大故諱之諱之所以著其大也及者我所欲是可忍孰不可忍哉

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之簡

曷不書王使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伐而救之非天子之師也故諱之使若子突自救然者尊王體也

右莊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之簡

於衛朔見君命之重於齊荼見父命之重

右莊公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之簡

恒星者何列星也何以不見異也既不見矣何以隕復而隕也何謂如雨著隕狀也

星隕而成形則為石隕而不成形故擬其象曰如雨隕星之變也如雨星隕之變也

已上並莊公七年恒星不見之簡

穀肇於神農故曰禾曰苗而不以類蓋天下習稱之久

矣麥自后稷始有之故異於是書曰禾則盡起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孟子曰王知夫苗乎麥苗者何麥與苗二穀也麥言垂成苗言始生苗於五月故曰秋禾於十月故曰冬蓋周之時所稱如此災在秋書秋在冬書冬

已上並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之簡

君將不稱師師正也三稱師而不及君變于正矣

右莊公八年秋師還之簡

齊大夫不名史失之也名失而爵爵失而人

盟以謀納糾內則釋怨親讎外則輔少伉長如倫理何

人莫甚於父母之仇國莫大於少長之序

已上並莊公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之簡

能與讎戰雖敗亦榮然非為復讎戰也故不諱敗而諱

公不諱敗者著其跡諱公者原其心

右莊公九年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之簡

當是時魯方伐齊納糾令取而殺之何其易也意出於

齊而聽之者魯魯欲辭其名焉胡可得也若齊則誠殺之矣雖曰歸討於魯將誰欺乎然則魯何罪始伐以納終聽而殺惟利所在忍心從事所謂薄乎云爾者也聖筆如此事與心蓋兼得焉孟子曰其文則史史有是哉糾雖不當立然無可殺故納也不予殺也子之子之而可殺孰不可哉然則宜何如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置而勿問可也此小白之意而罪齊人何也糜立之際生殺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故殺無知則殺

殺子糾則殺於賊於親一施之此齊人之罪也於魯何如取之者齊聽之者魯

已上並莊公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之簡

長勺之戰傳稱齊師敗績而春秋書敗齊師敗之云者以詐戰之法施之或謂齊已陳而鼓之何詐之有不知劌之稽師所以為詐也自後世兵家言之可謂勝筭矣三代之用師必不若是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何獨於兵而不然此聖人所以待斯世之意也

右莊公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之簡

師以伐人惟敗之之求而春秋惡敗堂堂乎何其貞也後世言兵法者惟求為其所惡耳烏乎傷哉

右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之簡

宋捷見弒牧何以死立朝執政而君弒不以其私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書之奈何牧可謂不畏彊禦者矣書之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戒也

右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之簡

八月弑十月奔雖請之緩矣有臣子知討賊者如是乎故雖得賊猶不得也

右莊公十二年宋萬出奔陳之簡

人諸侯而不人齊人則無以見齊侯之在矣人諸侯所以人齊也春秋雖幸伯之興而不忍王之不振也故書法如此

周禮九命作伯天子嘗使召伯賜齊侯命矣而穀梁氏謂桓非受命之伯何居命而後伯禮也伯而後命非禮

也
齊桓晉文易地如何桓能不數乎不數則當晉文之時何不可之有文能不譎乎不譎則當齊桓之時亦何不可之有王失而霸桓倡其始文承其終同歸於義而已非正無始非思無終正者譎之反也思者數之反也
已上並莊公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之簡
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齊始圖伯而滅人之

國其亦異於是矣

右莊公十三年齊人滅遂之簡

自隱公至莊公之世傳書楚事多矣春秋於入蔡伐鄭之外無書焉外而略之也蔡鄭中國之封也而楚入之伐之夫焉得不書繼是而日益猾夏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者豈得已哉

右莊公十四年荊入蔡之簡

伐在楚則失於鄭鄭不明於夷夏君臣之義而欲中立

於齊楚之間二而受敵不得已而為幽之同盟

右莊公十六年荆伐鄭之簡

詹之執執告而書也以詹逃來而知之而書之也不曰來奔奔不足以盡逃也執於人有二道死道在我釋道在人

右莊公十七年齊人執鄭詹之簡

殲齊人者齊人也不滅遂則無戍不易遂則無殲皆其自取焉茍以存亡繼滅存心以弔民伐罪舉事則豈有

是哉

右莊公十七年齊人殲于遂之簡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詹之義何在死以立節生以待理

右莊公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之簡

書曰宥過無大眚肆大眚春秋書之何異乎有罔愆之德則為好生否則縱而已矣宥寛之也肆釋之也二者亦有間矣書春秋之旨烏乎而不異

肆大眚識失刑也譏擅命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用

自天子肆自天子失刑非君擅命非臣

已上並莊公二十有二年肆大眚之簡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可乎孫齊之時不能絕之至是已無及矣姜桓配也而曰文姜為之謚也婦人亦可謚乎非先王之制而肆為之何所不可然則宜何如曰從其夫

右莊公二十二年葬我小君文姜之簡

禦寇陳世子也未命於王故曰公子何以殺之欲立嬖

姬子歎也殺者宣公而歸之陳人者何陳人之志猶公之志也是以與申生異詞

右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簡

觀社非禮也無故而行是之謂縱有為而往是之謂淫然則莊公何居昏議尚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議之是有為也公於是三十有六矣意者齊人有疑於年故公夸示之者不一而足歟

右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之簡

娶仇女以奉宗廟又以不正之飾加焉無父甚矣而侈不與焉

右莊公二十四年刻桓宮桷之簡

書至危之以親迎而至焉何以事以勢猶仇之也越月而后夫人至於親迎乎何有

右莊公二十四年公至自齊之簡

男女同見非禮也何以見其同見贄同則見同矣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右莊公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之簡

突恃强援而入羈畏强敵而出入之先者恃之至也出之先者畏之至也

右莊公二十四年赤歸于曹之簡

魯史為國諱故為私行之辭春秋為君相責故從私行之例事不師古公猶私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助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然則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非獘事不務本雖古也君子以為非古也

遽而乞師饑而告糴非國之得已也臧孫辰為國隱而無情申包胥為國懇而有禮

已上並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之簡

友與札也孰賢友以義任札以德讓友也靖國札也自靖札近伯夷之才友無周公之過

右閔公元年季子來歸之簡

殺賊之功不足以贖逸賊之罪殺賊者季子一人之功逸賊者國人上下之罪雖然在當時必有圖以為討者

不然不逸

魯無弑非無弑也凡弑曰薨或曰卒魯無殺非無殺也

凡殺曰刺或曰卒魯無出非無出也凡出曰孫或曰如

為國諱禮也

已上並閔公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之簡

簡端錄卷七